

# 数智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变量与新策略

刘苗苗 李咏琪

石家庄铁道大学, 石家庄市, 050043;

**摘要:** 本文系统分析了数智时代的技术驱动、内容生态及用户主体等核心变量对意识形态传播逻辑的重构作用, 深入阐释其如何通过改变信息触达路径、稀释主流话语权威以及解构价值共识基础, 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以期为维护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参考路径。

**关键词:** 数智时代; 意识形态工作; 算法推荐; 精准传播

**DOI:** 10.64216/3080-1494.26.01.092

## 引言

数智技术的发展重塑了信息传播的底层逻辑, 传统意识形态工作的线性模式与权威话语体系, 正面临数据权力重构、技术伦理风险与受众需求变迁的多重考验。基于此, 本文立足于技术驱动、内容生态与用户主体三大核心变量, 系统剖析其对意识形态传播逻辑的重构机制, 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旨在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转型升级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 1 数智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变量

### 1.1 技术驱动

传统意识形态传播依赖报纸、电视这种中心化的媒体渠道的线性模式, 而数智技术通过算法推荐、用户画像、智能交互等功能, 推动传播逻辑向双向精准交互转型。在数智时代, 数据要素化使得数据成为社会基础性的生产要素, 通过接入物联网的海量化终端设备与多样化智能算法, 庞大的数据流被源源不断地提取出来, 隐藏于大数据背后的生产价值得到深入挖掘。数据不仅改变了信息呈现与表达的方式, 还加剧了信息生产的市场化走向, 信息生产从高度结构化与中心化导向转变为市场化与商业化, 数据资源分散化、价值多元化, 公众普遍认为数据化、序列化的信息呈现与表达方式才是值得接收并深入考量的, 这为意识形态工作增加了新的变量。

随着数智化社会变迁, 信息传播等越来越依赖算法, 算法以自身特有的技术逻辑影响着信息的生产、传播与运行结构。算法推荐逐渐跃升为社会公共空间信息生产与内容供给的重要方式, 传统意识形态工作中由官方长期把控的公共性信息传播被下放至算法媒介。算法推荐通过对个体数据资源的筛查与选择, 预测用户的画像、兴趣、偏好, 并以此产生特定内容、呈现特定信息, 还

掌握了信息生产的出口和信息传播的控制权。并且, 算法推荐的精准化塑造了个性化的信息传播机制, 在人机、人际的深度高频交互中动态优化信息定制推送, 影响着公众观点的分化与融合。此外, 技术智能化着重体现“人智”与“数智”思维的融合, 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技术, 催生了现代社会话语流动、信息传输方式的大变革, 重塑信息的传播结构。

### 1.2 内容生态

数智技术的低门槛特性打破了传统意识形态传播的权威垄断的现象, 使各类社会思潮得以借助短视频、弹幕以及算法标签等形式快速扩散。在数智时代, 由于数据要素化的现象使得数据资源分散化、价值多元化, 数据应用价值趋向多元化, 生成式AI可批量生产深度伪造的领导人讲话视频、伪造的新闻报道的拟真内容, 进一步增加了意识形态内容的辨识难度。

同时, “算法编织”导致工具理性持续扩张, 个性化的“信息茧房”容易导致认知窄化的困境, 用户导向的“信息致瘾机制”容易导致主流价值失序的风险。某些短视频通过“解构经典”“戏说历史”吸引流量, 隐含对主流价值观的消解; 境外势力则利用算法漏洞定向推送歪曲中国政策的虚假信息的认知战内容, 试图争夺青年群体的思想阵地。

### 1.3 用户主体特征

现阶段, 我国互联网用户构成中, 1995年至2009年间出生的“Z世代”占比已突破四成, 其中“00后”正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该群体自幼成长于数字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环境, 在内容获取方式上, 他们更青睐借助网络流行语、图像化表情符号以及可参与创作的互动视频等轻量化载体来接收信息, 对于传统模式下偏向单

向输出的说教内容或强调宏观叙事的表达形式，其接受意愿明显减弱；与此同时，部分用户重点关注职业发展与创业机会，部分聚焦于文化身份的认同建立，还有部分倾向于通过国际视角进行多维度比较分析。

数智时代的技术更新带来了信息传播与受众接受方式和特点的变化，要求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与载体，建设意识形态宣传的新场域。但数智技术也带来诸多挑战，“技术智能化”催生的“交互沉浸式”信息传播虽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技术过载”导致主体发展悖论，资本与技术的联合强化对主体世界的侵蚀，政治对技术的内嵌使主体在价值选择时陷入虚无困境，影响大众对主流价值的认同。此外，算法推荐掌握信息传播控制权，可能被用于定向推送不良内容，影响“Z世代”和“00后”等青年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

## 2 数智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策略

### 2.1 技术赋能

#### 2.1.1 内容生产精准化

在数智技术赋能下，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认知图谱并结合生成式AI技术，能够自动生成适配不同群体特征的内容。例如，某高校利用AI系统深度挖掘学生课余搜索记录和行为数据，精准识别青年群体对科技主题的关注点后，针对性推送“航天精神”“科学家故事”等系列微视频，使相关内容的点击率提升达300%，有效增强了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效能。在数智时代，需进一步将海量数据转化为驱动意识形态工作智慧化的核心资源，充分释放数据红利以推进意识形态治理现代化。具体而言，既要发挥数据在公众意见收集与主流价值传播中的量化分析优势，通过可视化图表、热点追踪等技术手段实现传播效果的精准评估；又要敏锐把握数据的即时性特征，在数据思维指导下革新传统意识形态工作的风险治理模式，推动事后被动补救向事前主动预防转变。与此同时，要持续深化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着力构建主流价值引领的智能化数据网络，促进文化话语资源向数据红利的转化，通过开发兼具思想性与传播力的主流数字产品，实现对社交平台、短视频等舆论阵地的广泛覆盖与积极占领，从而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多元的信息获取渠道与正向的价值判断引导，在润物无声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 2.1.2 数据内容具象化

在数智技术赋能下，数据内容呈现方式正加速从抽

象文本向沉浸式体验转型。通过运用VR/AR/MR等前沿技术，能够生动还原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场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创新理论等抽象内容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可参与的具象化体验。与此同时，必须将数据治理作为数智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环节，既要防范数据权力的不当扩张与技术异化风险，更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在数字空间中的主体地位与自由意志，彰显数字时代的公平正义。当前，数据红利本应是普惠大众的发展成果，但个体在享受数字化便利的同时，其思想行为轨迹、价值偏好等隐私数据面临被过度采集、违规使用甚至恶意滥用的风险。对此，一方面要坚持法治化治理路径，加快完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配套法规体系，严格规范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应用的各个环节，确保所有数据活动都以用户知情同意为基本前提；同时建立健全数据有偿使用机制、隐私侵权追责机制以及覆盖全流程的分级分类监管体系，通过技术伦理审查与动态监测，坚决遏制非法获取、过度挖掘用户隐私信息的行为。另一方面，要通过常态化宣传教育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引导社会公众增强数据权利意识，在享受数字服务时审慎授权个人信息，清晰认知自身在数据关系中的主体地位；鼓励大众运用技术工具加强隐私保护，从而在保障个体信息安全与人格尊严的前提下，实现数字生存质量与社会数智化发展的协调统一。

#### 2.1.3 引导价值认知

推动主流媒体与平台企业合作，优化算法推荐规则，在用户兴趣推送中嵌入“正能量内容模块”，避免“纯流量导向”导致的价值偏离。要纠正认知域的窄化，就要兼顾算法源头推送与受众终端感知的统一，一方面，要拓宽算法推送的信息域，打破“信息茧房”，必须回溯到算法推荐的源头，以技术力量植入“破茧”基因，扩大信息获取范围，扩容信息推荐模型，在合理限度内供给受众需要的同时又有意识地规避茧房效应，避免受众认知窄化。另一方面要提升算法透明度，保障公众信息接收主动权。由于算法技术的复杂性与商业政策的排他性，大众往往不清楚算法的目标意图，所以说既要做到算法运行的透明化，公开算法推荐和替代决策的逻辑规则，又要做到算法服务的选择化，引导受众主体在信息接收、服务筛选中避免信息同质化和思维固化。如前文所述，智能算法的价值尺度依托算法推荐的信息传播权力得以实现，因此以主流价值匡正算法运行权力是推动算法向上与算法善治的必要手段。一方面，要以主流

价值规范算法推荐的价值导向。良好的算法推荐，不仅能合理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更能突出社会主流价值在凝聚社会共识与消解价值偏见上的引领效能。这要求智能算法不仅要革新主流话语在算法空间的叙事法则，更要扩大主流话语在算法空间的推送比重。另一方面，要培育受众的理性批判意识，抵御算法致瘾沉溺。要使受众认清算法致瘾机制的技术操纵本质，引导其理性审视沉浸式算法体验，做到丰富自我精神世界的同时又不受控于算法，筑牢“算法沉溺”防线，避免价值虚无风险。

## 2.2 内容创新路径

需要突破传统官方文书用语以及宏观抽象论述的表达框架，有机融入青年群体熟悉的亚文化表现形式，比如运用网络语境中的鲜活表述阐释政策内涵，借助融合传统元素的潮流文化符号传递文化精髓，在坚守理论思想性与严肃内核的基础上实现表达方式的革新。典型案例是央视推出的《平“语”近人》的专题节目，通过将领导人重要论述与经典诗词、历史典故及现实案例有机串联，采用叙事化、场景化的呈现手法诠释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成功打造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理论传播示范样本。在形式创新层面，积极运用竖屏短视频、沉浸式互动网页应用、数字文化衍生品等轻型内容载体，精准匹配当代用户利用零散时间进行学习的需求特征；同步探索智能化服务模式，研发基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辅导员，为用户提供全天候个性化学习咨询与答疑支持。

通过建立以权威主流平台为资源中枢的传播矩阵，联动社交网络平台、知识交流社区及智能物联终端形成跨媒介协同传播网络，根据用户在不同生活场景中的内容消费习惯，智能匹配并推送适配性知识内容，最终建立起覆盖全时段、全场景的理论传播生态体系。

## 2.3 治理体系升级

应加快推进《数智环境下意识形态安全保障条例》等专门性法规的制定进程，清晰界定算法推荐服务的责任归属——要求内容分发平台公开个性化推送的技术原理，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设置明确标识，并建立分级分类的违规处置机制，同时注重发挥典型违法案件的震慑效应。着力推进技术防控能力建设，重点研发具备智能识别功能的“意识形态内容安全监测大模型”，能够自动检测深度伪造影像、规避性敏感词汇变体及隐含不当导向的信息内容；搭建集成化“数据监测中枢”，对

全网舆情动态开展实时追踪，通过部署智能拦截系统阻断有害信息的自动化扩散链条。要建立形成“党委统筹指导、政府部门协同监管、网络平台落实主体责任、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多方联动治理架构，要由宣传主管部门负责整体规划与制度设计，网信管理机构承担算法备案审查与违规行为执法职能，教育系统强化青少年数字文明素养培育，广大网民通过线索举报与相关的结果反馈渠道行使监督权利。实践中，部分地区网信部门与高等院校合作设立数智环境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基地，定期对编制风险预警分析报告，建立起全流程闭环的管理机制。

## 3 结语

综上所述，数智时代既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大变量”的技术迭代催生传播逻辑重构、思潮渗透路径多元、用户需求高度分化；更是“最大增量”的数据红利、智能工具与全场景传播为价值引领提供了全新可能。面对挑战，关键在于坚持“党管意识形态”根本原则，以技术为翼推动传播精准化、以内容为核促进表达鲜活化、以治理为盾保障安全可控化。唯有在变革中主动适应并在创新中强化引领，才能让主流意识形态真正为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

## 参考文献

- [1] 李建,项凌.数智化视域下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识别及其防范[J].贵州省党校学报,2025(02):57-66.
- [2] 钟君.增强数智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J].党建,2024(11):32-34.
- [3] 杨义.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24.
- [4] 闫方洁,郝敏.数智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变量与新策略[J].青年学报,2024(01):36-42.
- [5] 初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范机制研究[D].山东大学,2023.
- [6] 杨仁厚.意识形态工作重心下移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具体措施[J].理论与当代,2020(05):4-6.
- [7] 谢如欢.新媒体环境下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措施研究[J].法制与社会,2020(06):173-174.

2025年河北省在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资助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境遇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问题研究”(CXZZSS2025059)阶段性成果。